

丙年 復活期第六主日

【宗十五1-2, 22-29；默廿一10-14, 22-23；若十四23-29】

潘家駿 神父

本主日的《若望福音》繼續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臨別贈言。這是耶穌在被捕之前的數小時裡，與門徒們推心置腹的長談，耶穌告訴他們對祂來說甚麼是最重要的，甚麼是祂最關心的，就好像父親向孩子們交代遺囑一樣。而在這面對十字架的長夜遺囑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耶穌向我們啟示了我們與天父、與耶穌，以及與聖神的密切關係。祂這裡的每字每句都是那麼的擲地有聲，令人回味無窮，以致於人類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夠有所領悟。因此，兩千多年來，人們一直用耶穌的這些話來默想與天主聖三的關係，並從這關係中去汲取我們信仰生活的動力與能量。

在今天的福音裏，耶穌於最後晚餐後所講的這一席話中，有一句話尤其觸動我們的心弦，這句話是：「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是的，愛耶穌的人，必見愛於聖父，並且聖父、聖子和聖神要來到他心內，在他內作祂們的住所。然而我們參不透的問題是：天主聖三是絕對神聖，因此也是決然地「出世」，因此祂們要如何在我們內「作祂們的住所」呢？這是基督徒神祕學家最常津津樂道的天人共融境界，靈修學家們也一致認為這是耶穌談論我們與聖三關係中最令人歎為觀止的許諾，但這句話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可以說，天主的絕對神聖雖然讓天主全然地「出世」，祂是絕對的「祂」，但天主無垠無涯的愛卻讓祂也能夠真正地「入世」。而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與天主密切結合的生活，因為有天主聖三「入世」在我們當中，在我們內居住；所以，天主的絕對性並不讓祂自己成為「凌駕」於萬有之上的孤家寡人，反而讓祂能超越萬有而更密切地居住在我們心中。事實上，天地萬物，無論有形與無形，都是天主所創造的；祂以奇妙化工，創造並維護著受造物，祂將原子結合在一起，讓花卉爭奇鬥豔，使動物生生不息。換句話說，天主本來就是以不同程度的臨在，臨在於祂所創造的萬有之中，因此天主處處都在、無所不在。是的，天下萬物都充滿祂的臨在，但是天主最大的心願卻是以我們人類作祂的住所。這是何地榮寵啊！

然而恩寵不只於此，因為天主聖三的愛有多深，祂要在我們生命中的臨在就有多深，聖三的愛有多廣，祂要在我們生命中的臨在就會有多廣；聖三的愛有多徹底，祂在我們生命中的臨在就會有多透徹。因此，透過祂那不為自己保留一丁點甚麼，只任由祂的愛伴隨祂的聖體和聖血，不斷地向我們傾注與傾流，連最後一滴血都讓我們吃盡喝罄的聖體聖事，向我們展現祂的愛情以及因著這愛情而臨在於我們生命中的廣寬深高。

是的，我們確信天主主要住在我們內，而特別是透過聖體聖事住在我們內，但緊接著的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天主已經和我們住在一起呢？對於鄰居，不論是惹人討厭或是令人愉悅的鄰居，我們總可以具體直接地看得到、聽得到他們；對於朋友，我們可以具體直接地與他們約會下午茶，一起喝咖啡、談天說地；對於親人或愛人，我們可以具體直接地擁抱到他們。但是跟天主聖三呢？我們能知道祂們來到我們生命中嗎？如果知道的話，又要以何種方式來察覺呢？

就有人擁有天主進入他們生命的真實體驗，這讓我想一九九五年過世的法國傑出著名作家安德肋·弗勞撒（André Frossard, 1915~1995），他的父親呂奧·弗勞撒是法國共產黨的元老及首任總書記，因此從兒子小時候開始就對他積極灌輸無神思想和懷疑主義。安德肋二十歲時，有次在巴黎第五區等候朋友，在朋友尚未到達赴約之前，他進了一座修會團體的小聖堂，在那裡他突然經歷天主的臨在並與祂對話，從此之後天主就再沒有離開過他，而這臨在於他生命中的天主之愛，令他窮盡一生為信仰作證持續不懈。他於1969年出版 *Dieu existe, je l'ai rencontré*（中文可譯為：天主在，我遇到祂）這本談論信仰的著作，記述他自己的奇妙皈依經驗，並用一句雋永的話作為他信仰的總結：「主啊，我永生永世都說不盡祢的愛。」他在這部書中追述天主曾經突如其來地造訪他，並且徹底地顛覆了他的生命。

我們當中有些人的生命或許有過安德肋·弗勞撒類似的翻天覆地的經驗，不過，我們的生命在絕大部份情況下，是如同厄里亞先知所經驗的：天主不在暴風中，不在烈火中，天主終於來到這些劇烈的自然現象平息之後的輕微細弱的微風中。這樣的臨在如果用杜甫的詩句來說，就好像是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一般。在〈春夜喜雨〉中，杜甫這樣吟唱著：「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詩人側著心靈的耳朵，靜靜的諦聽著，以整個的盼望和全部的期待聆聽著，而他終於聽到了，聽到了萬物被纖細雨點滋潤以後，漸漸甦醒過來的聲音。他形容那很細微的生命蠢動的聲音是「無聲」。是的，天主似乎不想造成驚慌，祂好似要用祂精緻的沉默，像一陣無聲無息的風，吹過我們的生命，並轉化我們的生命。

耶穌把這樣的默默地轉化德能歸於聖神，祂稱呼聖神為「護慰者」，並且指出祂在我們身上的效能：「祂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是的，《天主教教理》就是將聖神稱為教會的「記憶力」，祂的作用是同耶穌和聖父在我們心靈深處運作，祂要來到我們中間。讓我們能夠傾聽我們的良知與心中那從天主來的「內在聲音」，並把耶穌的訓誨內化於我們的生命中，如此就能拉近我們跟天主之間的距離，讓天主與我們同住。

天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居住或許是無聲靜默的，但祂所轉化的生命卻是鏗鏘有聲的，也就是說，這生命是被看得見，並讓人經驗得到的。記得嗎？在舊約裡，當天主降臨在西乃山的時候，那時的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恐懼，因為天主在他們內在的聲音喚起了他們對自己生命真相的認識與承認，並促使他們以聖潔的生活來回應天主的降臨。同樣地，當天主聖三與我們同住的時候，也要喚醒我們生命當中的儆醒，並轉化我們的生命，促使我們以聖潔的生活來迎接天主的來到。

在《申命記》中記載了一段天主對在曠野漂流的以色列人的吩咐。當以色列人出外征戰打仗的時候，祂要求每一個以色列人在隨身的器械裡要預備一把鏟子，用以鏟土。為何每人都要預備一把圓鋤來鏟土呢？因為當晚上安營的時候，有時候突然之間肚子痛，要起來便溺，那當然不能在營中，因為營中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要在營外。為什麼天主要以色列人這樣做呢？「因為上主你的天主在你營中往來，為救護你，將你的仇人交給你，所以你的營地應當聖潔，免得祂在你那裡見到討厭的事，而離開你。」（申廿三15）這我們就明白了，認出天主真的住在這個人生命中的標誌就是聖潔，也知道了被天主寓居的人乃是以聖潔的生活，鏗鏘迴響著天主的臨在。

另外，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又說：「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耶穌所賜給的平安不是這個世俗所能給予的平安，這平安是即使生命處在困頓、迫害當中，仍然能安穩不移地安息在聖神內的真平安。這平安代表了生命的豐盛與完滿，也代表生命正處在光明與正義當中。這不是那種事事如意，「被動」享受的平安，而是那種在逆境面前，需要我們「主動」活出的平安，這是一種被天主聖神所賦予、所激發的平安。

歷史中最經典的一幅表達「平安」的畫面，是一個手無寸鐵、孤立無援的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個人所面臨的是一個很驚人也很嚇人的處境，但無損那人在十字架上展現出來的平安，這平安令祂在迫害中仍然可以寬恕，在仇恨瀰漫中仍然可以愛。這個人在恐懼的巨大力量前，顯示出的卻是生命裡的豐盛，以及生命中深不可測的深度。這個人的生命揭露出一個死亡以外的世界，並展示出一種超越死亡的力量。祂以人性脆弱的生命迎向巨大的「反生命」的力量，宣告人在極恐怖的處境裡，仍然可以展露出在聖神內的真平安。是的，這平安正是藉由耶穌從死亡中復活而展現出來的勝利果實，這平安就是祂以自己的生命所為我們掙得並分享給我們的在聖神內的平安。

平安是耶穌留給我們的禮物，但凡耶穌賜予禮物的目的，都不是為我們自己獨享，而是為了分施給人。因此，耶穌也要我們把祂所賜予的平安分享給人、把和平帶給他人。但是就如荷蘭籍的靈修大師盧雲神父所表示的，做一個分享平安、締造和平的人，並不要需去參加某個團體或運動，倒是需要全心轉變和皈依，讓所有的思言行為都成為分享平安、締造和平者的一部分。這樣的轉變，的確會在生活中帶來一些改變，特別是祈禱生活。所有分享平安、締造和平的人一定要祈禱。因為只有在祈禱中，我們才能完全歸屬於主，拋棄一切牽掛懼怕，而得到真正的平安與自由，才能面對諸種棘手的危險。

是的，愛耶穌的果實就是分享耶穌所賜予的平安，而成為天主聖三的住所就要擁有耶穌所許諾的平安。而生命裡真正的平安，不是除去生命中一切的苦難，而是在生命裡擁有力量與這些苦難共舞。因此，生命不管是晴是雨，是患難還是順境，是讚譽還是詆毀，是白天還是黑夜，無論什麼樣的生活遭遇，都不會動搖我們的勇氣、力量與信仰。唯有這樣的真平安才能將和平帶給這個被死亡的肆虐力量所籠罩的世界，這世界受死亡陰暗面的影響，不只存在國際間的軍備競賽和集體屠殺中，也存在社會裡的暴力和不公不義，更存在我們家庭的娛樂電動遊戲裡，當然，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中或多或少也無法倖免。是的，只有這從耶穌來的真平安才能改變人心：我們自己的心以及我們「敵人」的心，而唯有和平之神—聖神才能讓人的心柔軟。阿們！